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補傳卷二十二

逸齋

正大雅

南以關雎為首夫夫婦婦萬世正家化天下之法小雅以鹿鳴為首君君臣臣萬世使臣事君之法也關雎雖兼美大姒然大姒由文王之化也鹿鳴雖兼美武王然武王述文王之事也故大雅獨推文王為首為萬世受命君天下之法以是知非文王不足

為正風非文武成王不足為正雅賢如宣王以不克終不得在正雅之列况如鄭衛二武何敢望齒於正風哉說者好為異論謂風雅凡美者皆當為正凡刺者皆當為變是不知聖人存六經垂訓之意也明乎聖人之意則知六經取與之嚴非全德如文武成王不足為萬世法而於全德之中又莫盛於文王故二南二雅皆以文王之詩冠諸篇首也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未嘗稱王諸儒論之詳矣案呂氏春秋此詩為周公旦所作蓋作於成王之時有合於追王之説而學者尚疑序不當言受命作周殊不知所謂受命豈天諄諄然命之哉以行與事示之而已從古而然虞芮之君來質厥成諸侯聞而歸者四十餘國所謂以行與事示之者如此説者以是為文王受命理無不可豈必稱王改元而後謂之受命作周哉周公為此詩始終言文王同乎天德其形容鋪張視他詩尤為

渾全雖舊分為七章而下章首句必申上章末句之意今姑從其舊為之訓說若貫而通之雖不分章可也

文王在上於烏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於歎辭也昭著見也天則在上矣而文王曰在上何也曰由周公成王視之則文王在上也周公謂成王祖父在上德盛如此故其昭見格于天心周雖為邦

舊矣至是而作興所謂新其國也天之命周亦舊矣始命以國今而命以天下謂周至文王不顯可乎謂帝命至文王不時可乎時言及時也文王不以天命之既至有一毫解怠之意方且於起居之間一陟一降若在上帝之左右此以文王之敬天告成王也

亹亹尾文王令聞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亹亹猶言勉勉也此章貫上章敬天之說文王敬天

之德勉勉而不倦故其令善之聲聞亦不已也哉始也文王有盛德故能敷施以錫後人為周之始王也侯維也本謂宗也支謂庶也不曰子孫而曰孫子謂孫又生子言其遠也維文王之孫子宗則百世為天子庶則百世為諸侯謂德盛宜如此也非止子孫如此也凡為周之士盖指文王輔佐之臣豈不光顯乎言亦世其禄也世禄乃文王治岐之法周公既作此詩以告成王亦併曉其在位之臣盖成王之時尚多

文王之舊臣如召公奭亦不能知周公宜周公及此
也書言與國咸休亦此意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
周之楨（貞）濟濟（子禮）多士文王以寧
翼翼敬也濟濟臣之威儀也此章貫上章周士之說
謂周在位之臣所以能世祿光顯由其道本於翼翼
能敬也文王翼翼以敬天故當時之多士亦體文王
之德蓋君臣一於敬周之所以興也於是周公遂言

此多士能敬誠可思可美又欲其生於我王國也使王國能又生此多士則足以為周之楨榦矣葢前日濟濟之多士文王既賴之以成安逸之效我所以思而美之也

穆穆文王於緝七入熈敬止假古雅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敬也和也此章貫上章以寧之說謂文王雖享安逸亦不忘敬故其容穆穆然敬而和葢敬者乃文

王之本心故於安逸之後又緝以續之熈以廣之其見於容止之間無非敬也文王之敬至誠不息如此故大哉之天命所以眷顧於文王者使有商之孫子其麗於數不止一億皆為周九服之諸侯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古亂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况甫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猶奉也此章貫上章侯服之說謂以殷之士而侯服于周天命可謂靡常矣

此言天命不可恃周公以此警告成王與其在位之臣欲以殷為鑒也於是又言殷之多士今既為周之臣皆有膚敏之才奉祼而助祭其奉祼之時尚服常時之冠服冔商之冠也黼則殷周之所同服也視此助祭之臣可不知戒乎藎進也王今進臣而用之可無念爾祖乎謂當思乃祖文王之用賢俊也

無念爾祖聿（于必）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息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俊）命不易（以豉）

聿述也師衆也此章貫上章念祖之說謂王當思乃
祖文王不特取法其用人又當述其脩德斯能永配
天命而自已求福蓋以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故也
於是又舉殷以爲戒謂殷未喪師衆之日固嘗克配
於上帝矣王宜以殷爲鑒知駿大之天命不易保也
命之不易無遏於葛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遏止也宣昭宣布昭明也義問猶言以義而問也虞

度也儀則也刑法也此章貫上章不易之説謂天命既不易保王無止其身不知自彊當宣布昭明義問於衆有度於殷之興亡自天者為何如則知天命矣於是又言天之事無聲可聞無臭可接惟文王與天合德能法則於文王萬邦自作而信之矣上章言配命謂文王之德足以當天心也商之配上帝亦然此章言儀刑文王謂文王與天為徒知文王則知天矣中庸以天命不已謂天之所以為天以純亦不已文

王之所以為文亦此詩之意夫以德既著見命既維新方且陟降凛然如在帝之左右亹亹則心之敬也穆穆則容之敬也所謂不已者如此是詩七章皆賦也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扶又命武王也

小明大明以別小大二雅之詩初無他義序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蓋推本而言之文王之德既昭著而天命維新矣武王燮伐上帝臨顧會朝清明

是復受命也非文王有明德以得天於其先武王何以得此哉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市林斯不易以豉維王天位殷適的使不挾子爽四方

明明赫赫言周之有德顯受天命如此明明則文王所脩之德也赫赫則文王所受之命也由成王言之則文王在上由天命言之則文王在下此詩亦周公作以告成王故既言周之受顯命又言天亦難信爲

王亦不易如紂所居則天位所傳則殷適以其無德以當天心遂使之不能挾四方而有之所謂命靡常也

摯至仲氏任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泰任有身生此文王

此章推言周之興由於文王之聖文王之生聖於大任之賢大任之賢由於王季之德王季以德故能儀刑大任大任以賢故能篤生文王非周公不能知其

源流而形容其實摯國名也任其姓也仲則中女也嬪婦也京周也及與也身重也謂懷孕也大任自殷商來嫁為王季之婦乃與王季並行其德此天所以眷之使有身而生聖子文王傳言大任有胎教如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滛聲口不出敖言信如其說可謂賢母矣天子之都曰京周公作詩之時王季文王皆已用追稱則以周為京不足疑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

此章推言文王得天得人之效小心不自大也翼翼心之敬也昭事上帝以明德事天也聿述也懷來也回違也文王小心自處不忘於敬所謂明德惟馨也以此事天故能聿懷多福蓋大任及王季維德之行已足以得天眷而受福生此文王矣而文王又有明德以來多福是述前人之福也故曰聿懷文王雖已得天受福而脩德之心未嘗或違故四方之國來歸

我有周文王有以受之矣左氏傳晏子曰君無違德方國將至此之謂也葢正則由德邪則違德違邪一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此章推言文王既有德以得天故天為生賢配大姒也監視也集就也載年也合配也嘉昏禮也大邦莘也言天之監視文王之德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

之初年天為生賢配於洽水之陽渭水之涘及文王議昏姻之嘉禮果得大姒於莘以為大邦之有是女子非人之所能為也

大邦有子俔(牽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于渭造(七報)舟為梁不顯其光

此章推言文王之親迎而大姒之賢足為周之祥也俔喻也以大姒喻天之妹以見大邦之有子非凡人之比也文謂龜之兆體也祥謂卜之吉也文王視龜

之文以定其吉祥於是遂行親迎造舟為浮梁以濟渭水以文王而親行御輪三周之禮豈不光顯乎爾雅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文王親迎之日乃為公子未為君也而用造舟何哉説者謂天子造舟周制也商時未有此制故文王用之然則爾雅所載本之周制正以文王嘗用造舟故取以為天子之制爾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子管女維莘所巾長張丈子

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此章推言文王大姒俱有德以當天心故天復俾生武王之聖子以成伐商之功也纘謂繼其事也行謂嫁而有行莘即大姒之國也輿地廣記曰同州郃陽縣古莘國也篤厚也保安也右助也燮和也文王求繼大任之女事莫如莘國之女故大姒以莘之長女有行而來嫁德既與文王相配是以天之眷周因其材而篤焉生此武王以聖父而有聖子則天之保安

右助有周者益固矣所以武王能和順而伐商不拂於天人之心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此之謂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此章推言武王所以勝商者以德不以力也旅衆也矢陳也牧野紂南郊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侯諸侯也興起也臨視也無貳一也言紂陳其師衆會合如

林木之盛而我周家以諸侯而興起盖有天人之助上帝臨女天監視於上也無貳爾心人協助於下也維予侯興既指武王則所謂無貳爾心則指牧野之臣民也謂武王之時臣則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民則有三千人惟一心皆無疑貳武王之心也或者専指武王一心以奉天討不復疑貳果爾似急於取商之天下恐非聖人之本心也其會如林說文以會為旝謂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引是詩為

證就如其說乃砲之屬但不當改字姑存之以資博識武王伐商猶曰以諸侯而興則文王未嘗稱王明矣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此章推言武王伐商得賢將帥之力天實相之也洋洋廣大貌煌煌光明貌彭彭強盛貌檀車兵車也騵馬白腹曰騵駟馬皆騵言其多也尚父太公望之尊

稱尊之如師如父也書微子篇以箕子為大師說者謂大師三公也與此同意鷹揚謂上將梟勇如鷹之飛揚也涼與諒同信也肆猶遂也尚父既有以取信於武王君臣無有異心宜天助之於上而伐商之日值崇朝清明而成其武功書所謂甲子昧爽是也是詩八章皆賦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序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故此詩鋪敘去豳遷岐建

國立社與待夷狄懷諸侯之事皆大王始之文王終之九章次第可考也非出周公之手他人豈能知周家創立之始若是其纖悉哉

緜緜瓜瓞田節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漆古公亶都但父甫陶復福陶穴未有家室

緜緜不絕貌大曰瓜小曰瓞生近本者其大紿先歲之瓜故瓜亦曰紿也生於蔓者必小於先歲之瓜故瓞亦曰瓟也周帝嚳之冑中嘗衰小至大王文王始

大故以瓜瓞況之民之初生謂周家之始得民在沮水漆水之地也二水在豳地亦東流過岐周故傳云周原漆沮之間也古公即大王也古言久猶言先公也亶父字或曰商尚質以名言也陶瓦器竈也陶去土而爲之故謂之陶復重窟也穴土室也說文引是詩陶復字作𥨎則復亦穴也意周之微時穴土而居未有家室在外者謂之穴重穴謂之復也亦見尚質之意此章言周居豳之時其儉陋如此

古公亶父來朝走陟遥馬率西水滸呼五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朝早也率循也滸涯也爰於也及與也姜女太姜也聿述也胥相也宇居也太王朝走馬循水涯以至於岐山之下於是太姜相繼而至故曰聿來謂相繼而來相此居也此章言太王去豳之時從容如此

周原膴武膴堇謹荼如飴移爰始爰謀爰契苦計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兹

周原岐山也廣平曰原膴膴地之美也堇美菜也荼苦菜也周原既膴膴則物無美惡皆甘如飴蓋地氣使然也契灼龜也周禮春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儀禮士喪禮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也謂卜以楚焞之木然之於火執以灼龜開出其兆也爰始爰謀謀之人也爰契我龜謀之卜也卜既云吉協於人謀於是既命臣民止于茲土又命臣民以土功之時遂築室而作都也此章言大王之遷于岐土地

既美神人協謀宜文王居之而作周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居良迺理迺宣迺畆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迺慰迺止慰安其居止也迺左迺右分列其左右也迺疆迺理迺理疆畫其經界理分其土宜也迺宣迺畆宣道其溝洫畆度其廣狹也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謂周原在豳之東凡民自豳而來者周徧執役於周原言樂盡其力也此章言大王規畫都邑安集臣民宜文

王守之為成法也

乃名司空乃名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六色

作廟翼翼

案周官司空之屬有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則司空乃掌營國邑之官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則司徒乃掌徒役之官也大王遷岐之初雖命以是官是時周未定六官之制及成王周公制作禮樂分命六官遂用大王舊官之名而增益

之俾立室家則槩言立國邑之制也作廟翼翼則施工役以宗廟為先也度以繩以取其直縮其版而載以土蓋作廟之工役始於版築也此章言大王之建都邑知所先後所謂君子將營宫室宗廟為先廏庫為次居室為後正用大王之遺制則文王之作邑于豐不越此制明矣

捄俱之陾陾耳升度度洛之薨薨呼萌築之登登削屢力注馮馮扶氷百堵丁古皆興鼛羔鼓弗勝升

捄虆也謂盛土於虆者陾陾而衆多也度投也言投土於版者薨薨而有聲也築謂築土以杵登登然聲相應也削謂屢削以刃馮馮然平可據也四者皆版築之事八尺為版五版為堵百堵皆興可謂役之大矣鼛鼓本以鼓役事以作其氣以一其力令役者之敏疾鼛鼓反弗能勝則人之樂事勸功可知也此章言大王於版築之役得人之心其後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文王之得民非一朝一

夕能致有自來矣

廼立皐門皐門有伉若浪廼立應門應門將將七羊廼立家

土戎醜攸行

案明堂位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

而作庫雉則諸侯之門無所謂皐應者大王諸侯也

而有是門蓋是時未定皐應為天子之制及成王周

公制作禮樂始以皐應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用

其名矣亦司空司徒之類也有伉高壯貌將將嚴正

貌冢土大社也戎醜大衆也宗廟宮室既備於是立冢土蓋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說者曰宜祭社之名也此章言大王之營都邑內外克備周官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王宮門阿有制則文王之作都亦不越此制明矣

肆不殄(田典)厥愠(紆問)亦不隕(韻謹)厥問柞(子洛)棫(域)拔矣行道兌(徒外)矣混(昆)夷駾(徒對)矣維其喙(許穢)矣

殄絶也愠怒也隕棄也問聘也柞櫟也棫白桵也柞

大而棫小兑和悦貇駾馬疾行貇喙張喙而息也混夷即昆夷也孟子曰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所養人者害人狄人所欲者吾土地也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邑於岐山之下居焉孟子所謂狄人指大王事獯鬻之事也大王於此狄猶事之則不以愠而殄絶昆夷是詩可信也既不殄絶則不棄聘問

之禮可知也孟子又曰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文王事昆夷然則文王之事昆夷亦述大王聘問之禮而已至於周原之柞棫已拔然而長茂行道之人皆和悅而無憂則非大王之時矣是殆與虞芮來質成同時之事也周家世事昆夷及是諸侯歸之所以昆夷亦疾奔竄伏維其喙息而已此章言周之與昆夷相爲消長而大王文王所以待夷狄者以不治治之終能使之竄息也

虞芮(如銳)質厥成文王蹶(俱衛)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蘇薦)後(胡豆)予曰有奔奏(如字)予曰有禦(魚呂)侮

質厥成者質其爭訟也成與周官所謂書其刑殺之成禮記所謂一成不可變之意同蹶動也王業之震動也生與民之初生厥初生民之意同毛氏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朝周入其境耕者遜畔行者遜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遜為大夫大夫遜為卿二

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遜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先儒謂虞在陜之平陸芮在周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遜也竊謂質成之事雖在文王時而其風俗之美朝野相遜如唐虞之時豈文王一日所能致蓋自大王去邠不與狄人爭較土地其仁心德量與天地相似故其遺風餘澤霑溉後人者久而益著況繼以文王聖人之化宜其風俗之美有

如此者後之論名南之風者以為先王所以教與此同意虞芮既退諸侯既歸則周之王業蹶然震動前日所謂民之初生厥初生民言始得民而已至是震動而作興所謂受命作周是也王業以民生言之何也蓋得乎丘民可為天子三代之得天下得其民也此民所以為邦本歟周之王業既已震動而文王事商之心終始不變以紂在上故王業雖成而謙冲退託不敢自居歸功於輔佐之臣詩人述文王之言曰

我之所以致此者以疏附有人先後有人奔奏有人禦侮有人故也疏則或疏在外附則或附在内或在王之前或在王之後或將命而奔奏或折衝而禦侮文王自謂得人材之力乃能致風俗之美諸侯之歸而王業由是而成與二南之化託之周召二公同其意也是詩九章皆賦也

棫兩逼樸卜文王能官人也

此詩美文王化成已久人材衆多用之文武無適不

宜而文王尤能量材任使小大不遺此其所以為大雅歟

芃芃薄紅棫樸薪之槱酉之濟濟辟壁王左右趣七喻之

芃芃短小而盛貌棫白桵也釋者曰樸枹也謂樸屬叢生也棫雖小木而用之為薪以供烹飪用之為槱以供熂燎則賔客祭祀無不用之也以喻文王用人材既適其宜小材無所遺也辟君也君王文王也文王濟濟有君之威儀率之於上所以左右之臣皆趨

其事而事無不集也此章言文王之能器使人材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

文王既能濟濟有君之威儀故以之主祭而助祭之人奉璋瓚於左右者亦峨峨而山立莊敬而不解此髦俊之士所以宜稱其職也此章言用於文事者稱職如此

淠匹世彼涇經舟烝徒楫接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淠舟行貌涇舟涇水之舟也烝衆也楫櫂也于邁征

伐也六師天子六軍也舟之行也頼衆徒之鼓櫂乃克有濟以喻文王之征伐而六軍汲汲然及之言其一乃心力不敢緩也文王固嘗伐玁狁伐西戎伐崇墉未必有六師之名以作詩之時言之故謂之六師也此章言用於武事者稱職如此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倬大也雲漢天河也遐遠也昭回謂昭明回曲而成文所以為章于天以喻人材為邦家之光也然人材

豈能自成哉文王既壽考矣則作成非一日豈不謂之遠乎此章言文王能作成人材賴其用也

追對回琢陟角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周官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章文章也相質也罔罟以網紘張之為綱以別絲理之為紀言文王作成人材外有其文如金玉之文内有其質如金玉之質則人材之成可謂表裏相副矣人材既成各稱其職文王若可以無為而文

王猶且勉勉不敢自暇自逸凡四方之政大作綱小作紀無不畢舉所謂純亦不已蓋如此也此章言文王雖始能用人終能自勉也是詩五章其二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旱麓（戶但鹿）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

宗祖餘慶苟子孫不賢無以受之則有所謂五世而斬者矣然則盛德百世祀亦必子孫不𢇁先業而後

可也后稷教民稼穡以粒食天下公劉亦以農桑訓民而基王業萬世之下論王道之始固無出於此使其子孫不能世世脩之則亦安能悠久不廢哉此詩美大王王季能以豈弟之德受祖宗之福禄而序詩者旣以受祖發之又曰申以百福干禄盖福禄之慶合而言之則皆命于天分而言之則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人之所為能備百順則亦天誘其衷以使之然故雖由己之福以干天之禄謂之皆出於天

命可也說者或以豈弟君子為指文王遂疑此篇為文王之詩既與序不相應且詩有玉瓚黄流之詠乃王季實受此賜於帝乙則非文王明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禄豈弟 俱巾 户

說者以旱為山名竊以為不然夫山川之名雖出於俚俗亦必因其實而命之就使果有山名之曰旱必其高燥不生草木而後有是名也詩人方美大王王季有德以受祖乃有取於此山之名可謂不類矣不

若先儒以為旱暵之山麓為得詩人之意盖旱暵之山麓其説有二周自后稷以來傳世不為不久中間失其官守棄稷不務固嘗微矣譬之山值旱暵水泉涸竭草木枯瘁至大王王季始復脩舊業浸致昌盛是旱暵之山至麓始有潤澤以生榛楛此一説也以大王王季之時考之乃商之末造紂巍然在上而降災下民敢行暴虐猶旱暵之山也而大王王季興自岐周乃能謳仁人之譽而從者如市著德音之美而

克長克君是岐周雖眇然在下譬之旱山之麓獨有潤澤能生榛楛亦一說也二義雖皆通要之是詩既美其能受祖則前說為長詩人謂瞻旱山之麓有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濟濟可觀由山既旱至麓乃有潤澤生物如此喻周家衰微至大王王季乃有豈弟樂易之德所以干天之禄使周室浸盛誠不外於樂易之德也

瑟彼玉瓚黄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禄攸降

瑟密貌玉瓚圭瓚也黄流秬鬯也以圭為柄以金為勺外青金而中央朱此玉瓚之器也釀秬為酒和以鬱金使之芬香條鬯此黄流之物也案孔叢子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此章詩人以王季之受此賜為福禄之美故申言樂易君子宜福禄之所降謂有德以得此賜也

鳶悅宜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鳶之飛以戾于天為得其性魚之躍以在深淵為得

其性樂易君子作成人材使之遂性猶魚川泳而鳥雲飛盖其樂易之德不拂人之性故能使之各得其所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清酒祭祀之玄酒也既載則已盛之尊中矣騂牡周所尚之牲也既備則備腯咸有矣以此而享祀其先祖則神之所報必助以大福此章詩人言大王王季有物以稱其德故祭則受福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矣

柞木之大者棫木之小者木無大小皆瑟然而茂密以人所爨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以喻大王王季有豈弟之德故神之勞相以福猶民之燎柞棫也

莫莫葛藟力軌施以豉于條枚芒回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葛藟二物皆緣木以生其延蔓于木之枝榦如子孫之依賴乎先人之德澤此言大王王季有豈弟以承

先祖之餘慶其求福也可謂不回邪矣福禄非可干求是詩始言干禄卒言求福皆本於豈弟則知大王王季本出於無心詩人原其所自故以干求為言耳是詩一章言有德以致周之盛二章言有德以得商之賜三章言有德以成人之才四章言祭則受福以有德也五章言神之所佑以有德也六章言承祖之休以有德也然則大王王季可謂能受祖矣是詩六章其二章四章賦也餘皆比而賦之也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序言文王所以聖謂文王聖之事備見於一篇之内也說者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是謂文王之所由以成其聖者以有内助也且既曰天性豈假人力使文王無賢内助則無以成其聖何其待聖人之淺也是詩五章皆聖之事也說者所指内助特以首章有姜任大姒之言耳二章言文王事神治人兩盡其道三章言文王盛德之容自彊不息四章言文王德盛

無闕從容中道五章言文王化成人材皆知自勉與首章各有其義不可皆謂由於内助也究其實而論之周姜大任世有賢德故天眷之是生聖子非既有文王由姜任之故而成其聖也大明言大任生此文王盖得此意文王既聖矣故儀刑大姒亦能繼姜任之賢為文王之助非文王之聖必得大姒而後成也是詩言文王刑于寡妻盖得此意由是言之謂德有所由成者非至論也記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

季爲父武王爲子葢古聖人不幸如舜父堯子豈能無憂是詩首言文王以大任爲母以周姜爲祖母而其配則大姒也亦可謂無憂矣若夫夙夜警戒相成之道殆爲中主設非所以處文王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美記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許韋音則百斯男

思字雖詩人多以爲語助然思有二訓如思皇多士思無邪之類與是詩思齊思媚固當以爲心之所思

也此詩陳文王之事首及大姒蓋與關雎同意由關雎之說則文王所以能風天下者以有德以儀刑大姒故大姒有不妬忌之行而天下化之也由思齊之說則文王所以聖者以有德以儀刑大姒故大姒既能思有以齊大任又能思有以順大姜也齊與見賢思齊之意同媚與媚于天子之意同大姒思齊大任者以大任為文王之賢母不可忘也大姒思媚周姜者以周姜為京室之賢婦不可忘也京室指岐周而

言岐周自大王與大姜聿來胥宇是大姜爲周室賢婦之始也徽音猶言美聲也大姒既能思姜任故能繼嗣姜任之美聲有不妬忌之行而左右之賢女得以進御以致文王子孫衆多曰則百斯男舉成數而形容其衆多也此章文體與豳七月言蟋蟀之章相似豳詩言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皆未及蟋蟀至十月始言蟋蟀入我牀下此章言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皆未及大姒至嗣徽音始言大姒

正此類也詩人本言大姒故先思大任次思大姜先其姑而後及祖姑推而上之也為婦人而言亦當先其近者所謂内助者如此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惠順也宗公宗廟之先公也武王有天下始追王大王王季由文王之時言之則宗廟之中皆稱先公也文王之所為有以順先公之心故宗廟之神無有是

恖者無有是恫者神無恖恫則有以寧神而祖考安樂之也刑法也文王之所為足以為天下夫婦兄弟之法故自儀刑寡妻以至兄弟則能齊其家矣能齊其家則治國平天下何不順之有寡妻猶言寡小君御猶御車御馬皆治之謂也所謂事神治人兩盡其道者如此說者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恖恫始可以刑寡妻此論尤足以見文王

雝雝於容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亦保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文王盛德之容在宫中有自然之和在宗廟有自然之敬其處不顯之地若有照臨其無厭射之意若有師保所謂盛德之容自彊不息者如此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不瑕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遂也謂文王所養之至遂能然也戎猶言賊也疾猶言害也殄絶也烈光也假大也瑕玷也文王既有盛德故欲相賊害如崇侯之譖羑里之囚雖不能殄

絶之而文王益以光大無有瑕玷易所謂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者是也文王何以能蒙難而德愈光大蓋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事雖未嘗聞而自合於法人雖未嘗諫而自入於善由天性而然非人謀所致也所謂德盛無鈌從容中道者如此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亦譽髦斯士

成人既冠之稱也小子童子之稱也文王能作成人材遂致為成人者皆有其德為小子者皆進於善由

作詩之時視文王之人材可以謂之古之人矣詩人因歎文王人材之無厭斁故能有聲譽為俊髦之士也所謂化成人材皆知自勉者如此詳究五章所陳非聖人能之乎故曰所以聖也是詩五章皆賦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此詩與緜相類疑出一手緜序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故其詩言大王者詳言文王者略盖詳其始而略其終也此詩序言天監代殷及周之世德莫若文王

故其詩首言天之眷周次言大王治岐次言大伯王季友愛之德次言文王加詳焉盖略其始而詳其終也緜之終言文王之成王業由得人以輔翼而人自歸此詩之終言文王之成王業未免於征伐然非黷武也恭行天罰而已且以舜為帝之盛未免有三苗之征文王雖為王之顯豈能免崇密之舉哉所貴乎帝王之師亦取其舞干羽而有苗遂格是伐是肆四方以無拂耳雖不黷武亦不忘兵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九又待洛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此章言天之眷周也皇言天道之大也赫言天威之明也莫定也二國夏商也不獲猶言不得乎天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度猶言究極而度謀也耆老也式用也廓大而無綱紀也宅定其所歸也大哉天之主宰天下其照臨之威可謂赫然而明矣察視四方求

民之所定以夏政不獲於天則以與商商政不獲乎天則以與周所謂天難忱命靡常也方天之欲與周也亦不苟然也維彼四方之國咸究極而度謀之必俟其老而後决者盖惡不可稔善貴乎積彼四方之國所用者皆廓然無綱紀天之所惡也是稔惡者也而西周累世脩德天乃眷焉顧之定民所歸維周是與豈非積善之所致哉以桀紂之不善桀在位五十二年紂在位三十三年而後失之此上帝之老其惡

也以文王之盛德詩人以虞芮質成為受命是時年幾九十矣此上帝之老其善也凡今之人惡未即得禍善未即得福皆上帝耆之也庸可忽而不思哉

作之屏必領之其菑側吏其翳於計脩之平之其灌古亂其栵例啓之辟婢亦之其檉敕貞其椐羌居攘如羊之剔它歷之其檿烏簟其柘章夜帝遷明德串古患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上章既言天惡四國而眷周此章遂言天之眷周自大王之治岐始也木立死者曰菑蔽覆於地曰翳故

作拔而屛除之又木叢生曰灌行生曰栵故脩理而平治之檉柳也可以固隄防椐樻也可以為鞭杖故啓辟其根株使之疏理檿柘皆桑屬可以為弓材可以為蠶食故攘剔其繁冗使之遂茂所謂天作髙山大王荒之者如此大王之始治岐山旣謂之天作則民之遷于岐以歸大王之明德亦謂之帝遷也串猶繩之串物然大王之治岐山實始開荒其初必道路艱棘不便於往來旣施作屛脩平啓辟攘剔之功則

道路平夷故來歸之民系道不絕如繩之串物皆在平夷之路則人情物態可想而知所謂從之者如歸市也漢書繦屬於道蓋本諸此左氏傳曰以塞夷庚杜氏謂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此古以夷庚為道路之證也天之命周固欲德之能配也今大王仁人之稱既見之如歸市之民是天立大王為天之配而大王之受天命至是而始固矣由民言之曰帝遷由君言之曰天立然則文王之受命作周文王之民始附

皆發祥於大王詩人之義前後相應可考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大

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

錫之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

上章既言大王之治岐已足以得天此章遂言大伯

王季能以友愛繼之使後世益大而有天下也帝省

視其山柞棫已拔擢而日加長松柏已悦澤而日益

茂則培養之久爲可知矣舉木而言則岐之民物薫

染和氣游泳德澤莫不遂性故天心益眷直欲使有周作興其邦家作配於天命而有天下也於是又生大伯王季焉以繼大王之後大伯既能知天命之所在而遜其弟王季又能推因心之固有而友其兄所謂知天命之所在者以大伯知王季有聖子文王當有天下故遜其弟也所謂推因心之固有者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王季能因其良能良知而友其兄也蓋非王季之友不能

成大伯之遜王季雖知已有聖子不肯偃然自大於
敬兄之實無一毫之愧故大伯至三以天下讓而後
得免焉說者乃謂以大伯遜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
先言其友是未能知大伯王季之心也使王季果有
欲從兄見遜之意則大伯去之足矣何至自竄荆蠻
斷髮文身示不可復用則是王季誠心不敢當兄之
遜故大伯亦誠心自棄於不可復用之地而後王季
不得已而應之故能以此篤厚後人之福慶以此載

錫後人之光顯使後人無喪失其天祿而遂奄有於天下也孔子美大伯為至德而不及王季者不特謂遜弟為難能蓋王季因心則友已歌於雅而大伯之德民無得而稱故聖人表而出之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其心貊(武伯)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恥)施(以豉)于孫子

上章既言王季之友愛足以遺慶後人此章遂備陳

王季之德所以施子孫者未艾也度者忖度之也王季因心之友愛人未必知之惟天能忖度而知之耳詩人以其追其貊為北國先聖以蠻貊對州里言之然則貊者北方遠夷之名也由其地之荒遠無禮文之事故有静意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葢莫有二音讀如字則訓定讀以貊則訓静故説者多以貊為静為定且詩方言其德音則定不足以形容之貊其德音謂以静而養其令名也經曰德音不瑕又曰德

音孔昭皆令名之謂非若後世以發號施令為德音也克明者自明其德也若所謂在明明德是也克類者善足以及人也若所謂其類維何是也克長則德可以長人矣克君則德可以君國矣王此大邦者王季固已君此大邦矣以王言者作詩時追稱之也克順者德足以順人心所欲也克比者德足以為民所親比也民心固無常既親比王季不庸遽釋又親比其子文王則周之得民也至矣王季之德如此可謂

無一毫之悔吝王季雖未王天下然非當立而立亦既受天之福而延及子孫矣宜後世承其遺休遂有天下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願無然歆羨錢面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魚苑徂共恭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安葛徂旅以篤周祜户以對于天下

上章既言民親比于文王此章遂言文王急於濟民之難以荅民之望也畔援不正也歆羨多欲也密人

密須氏也阮共二邑也按止也祐福也文王之心惟天知之故詩人舉天為言以為帝謂文王非不正以旁求黨援非多欲以歆慕愛羡所大者所先者急於濟民之難耳盖密人之亂民罹其患如人在風濤之中文王征伐非出私意將以登斯民于岸也於是聲密人不恭之罪謂其敢抗拒我周家之大邦自阮至于共文王赫然奮其威怒嚴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遂定其亂可謂能厚周家之福而荅天下

之望矣或以岸爲獄蓋欲借岸爲犴耳然岸水際也借爲犴獄亦謂拯人於囹圄如涉者之登岸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居良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息淺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上章既言文王能一怒以安民此章遂言文王征伐不暴其民而民歸之也京謂周之都邑文王安然依憑京都以爲根本興師自阮疆而伐密凡師無鍾鼓

曰侵彼密人之來侵固無鍾鼓故文王亦靜以伐之方其出師文王又能誓于衆士曰我當陟高岡以望爾無矢于陵蓋陵即我之阿也無飲于泉蓋泉即我之池也文王以天下為度視敵人之陵阿泉水皆猶吾地也豈忍使之肆為蹂踐可謂師出以律秋毫無犯矣文王既克密於是相其蕃鮮之原在岐山之陽渭水之側初營程邑後竟徙豐皆一時之事也文王之師既能安民故民之從之不止岐邑也萬邦由是

皆向之下民由是皆歸之則文王之王業既成矣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荀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古侯與爾臨衝昌容以伐崇墉容

上章既言文王因伐密而得民此章遂言文王之心不自滿假此心亦天之所知故詩人以帝謂予懷言之其曰予懷者謂天眷眷不忘也常人之心於戰勝民歸之後必志滿意得厭常喜異惟文王之德純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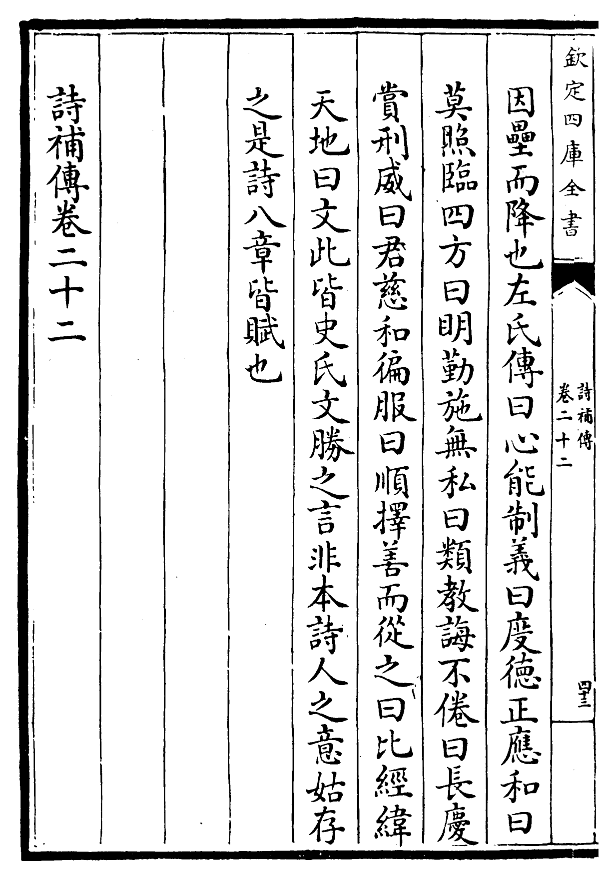
不已不以聲音笑貌而自矜記所謂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文王豈有是哉不以長大變革而自異書所謂作聰明亂舊章文王豈有是哉以字不必訓與如安以樂怨以怒之類古文之體多然也文王既不自矜不自異故能去其識知一循天理凡天之所欲者皆天理也順天之則而無一毫自私之見所以因天之欲而詢民之仇同兄弟之國脩攻伐之具為伐崇之舉也盖崇侯嘗譖文王矣使文王懷自私之見必

以人謂我報已怨為疑而不果伐矣彼崇侯者既敢於誣聖人則其有為於國敢行暴虐可想而知是所謂民之仇也湯征自葛始亦豈以已嘗遺之牛羊嘗使亳衆為之耕而終不祀遂以私喜怒加之兵也正以仇餉之故為匹夫匹婦復讎耳湯文王之心一也湯之奉若天命即文王順帝之則也鉤者以鉤著於城援者以梯援而登臨者在上臨下衝者從旁衝突皆攻城之器與車也崇墉崇國之城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信連連攸馘古獲安安是類是禡馬嫁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弗崇墉仡仡魚乙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上章既言文王順天而伐崇此章遂言伐崇不為暴急罪人斯得而天下咸服也閑閑謂攻城之車徐緩而不迫言言謂守城之人喧啾而甚懼執所生得而訊之連連而相屬馘取其左耳而獻之安安而不暴詩人形容伐崇之師氣象如此文王方且於出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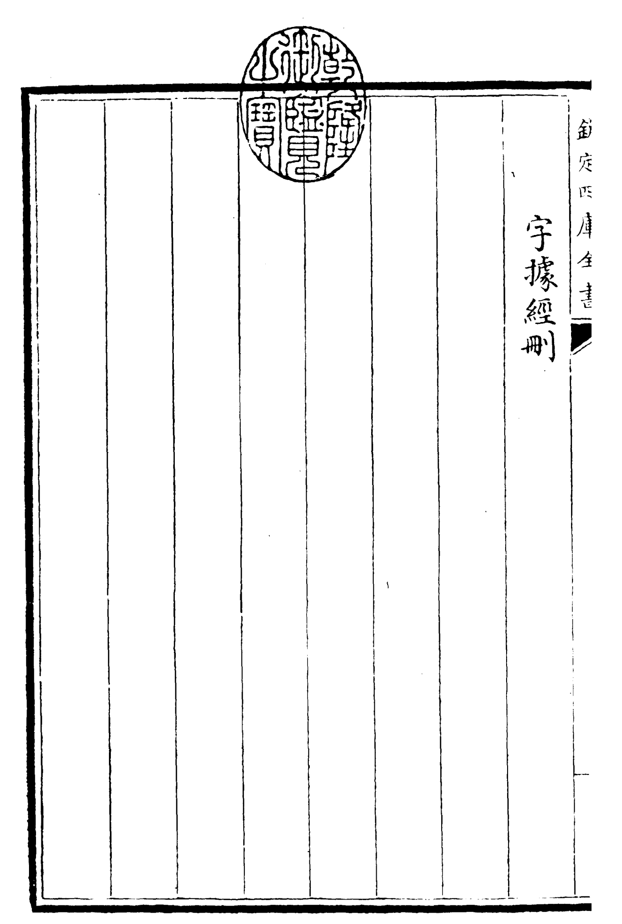
際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告之神明而伐之示無私也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以攻之甚緩誅之不暴盖不忍毒民於鋒鏑欲因是而致其自至使之自附以示四方莫敢侮予而已及其負固不服於是復伐之我之臨衝則茀茀而盛彼之崇墉則仡仡而壯可謂勍敵矣疑若未易取也然薄伐縱攻遽絶其命忽焉而亾豈非天相之歟不然何以四方咸服無有敢拂吾意者此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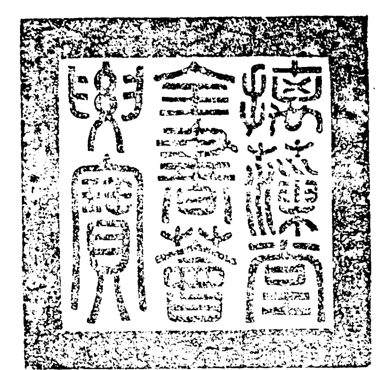
因壘而降也左氏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此皆史氏文勝之言非本詩人之意姑存之是詩八章皆賦也

詩補傳卷二十二

謹按第十一頁前二行傳故天復俾生武王之聖
子刊本故字闕今補
第十二頁前八行傳以會為擔刊本擔譌擔今改
第二十一頁前一行傳奔奏有人刊本奏譌走據
經改
第二十三頁前五行傳罔罟以綱紘張之為綱刊
本綱譌綱據說文改
第三十九頁前六行經以篤周祜刊本篤下衍于



欽定四庫全書
字據經刪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宋　鍇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百四十六 經部

詩補傳卷二十三

正大雅　　　　逸齋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文王得民久矣此言民始附文王得天久矣此又言受命何也蓋前日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得民之心也至是趨其力役故謂之始附前日虞芮質厥成而諸

侯歸是天命也至是民樂其德而自附亦天命也故文王之篇與靈臺皆謂之受命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又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孟子所謂方七十里其中徑十里有餘耳疑即此詩所謂靈囿也文王有靈德而臺曰靈臺囿曰靈囿沼曰靈沼孟子以為民

謂之靈豈無其義然語齊梁之君則曰與民偕樂與民同之雖若姑以淺近言之然謂民則以為靈君則與之同曰靈曰同二字固自有深意惜乎梁齊之君不復有問故孟子亦未暇究其說耳是說也與泰誓中庸之言合泰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蓋謂人與萬物同受天地之靈而人為之最元后與民同受天地之靈而元后為之最故元后與天地同稱父母謂與天地

同其功也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可以賛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文王與始附之民園囿之物同此一靈文王有元后之聰明故其靈德足以及民與物是與天地同其功也文王之所謂靈即中庸所謂至誠也文王有靈德盡巳之性也與民樂之盡人之性也以及鳥獸昆蟲盡物之性也夫以文王之為君經始靈臺則庶民子來在靈囿則麀鹿攸伏白鳥翯翯在靈沼則於牣魚躍作樂於辟廱則鼉鼓逢逢而應誠之所格民物感動捷於影響非賛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不足以盡之說者或以靈為如神靈之所為或以為靈之言善也曰神曰善蓋亦近之以文王動化感格之妙可以謂之神矣以文王與民物同其樂可以謂之善矣亦與泰誓中庸之旨無異不若孟子謂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沼曰靈與序詩者所謂而民樂其有靈德尤為脗合也說王制者曰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說祭統者曰昆蟲温生寒死蓋指凡能蟄之蟲言之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居力）庶民子來

經度之也營表之也四方而高曰臺攻作也亟急也子來猶子為父來也文王之靈德遂民之性也久矣一旦經始此臺民歡趨之競力攻作不終日而成之詩人原文王愛民之心故以戒其勿亟為言本斯民

懽樂之意故以為如子之從父也

王在靈囿又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直角白鳥翯翯户角王在

靈沼於牣刃魚躍

文王未嘗稱王凡詩謂文王為王者皆非作於文王

之時是詩雖陳文王之靈德亦作於後世故以王在

言之囿以養鳥獸之屬沼以養魚鼈之屬養之雖在

囿與沼而使之遂性者靈德也鹿牝曰麀濯濯肥澤

貌翯翯飛翔貌於牣者歎其充滿也鹿則伏而孕育

者濯濯而肥澤鳥則潔白而飛翔者翯翯而自適魚則充滿于沼者跳躍而得所古者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蓋如此也

虡（巨）業維樅（七凶）賁（扶云）鼓維鏞（容）於（烏下同）論鼓鍾於樂辟廱

植者為虡橫者為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大鼓曰賁大鍾為鏞於論者歎其討論鍾鼓之義使得倫理也

於樂者歎其以樂教國子於辟廱為可樂也昔舜命夔典樂以教胄子為先故文王亦論樂於學也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徒何）鼓逢逢（薄紅）矇（蒙）瞍（蘇口）奏公申言論樂於學者述民情之至樂也以樂教國子而民樂之何也理也義也人心之所同然僖公一能脩泮宮而國人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是孰使之然哉鼉水畜也樂作於辟廱鼉聞之而亦樂逢逢然和鳴以應之非樂能感之靈德實感之也有眸子無見曰矇

無睥子曰瞍公事也工師專於聽故以鼉鳴爲樂之所感而奏其事焉亦猶簫韶既作夔奏百獸率舞也後世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聲音之妙多能感物則樂作而鼉鳴何疑之有説者至謂以鼉魚之皮爲鼓且以上林賦擊鳴鼉之鼓爲證葢考之不精也夫所謂鳴鼉之鼓言鼓之聲如鼉之鳴耳後之詩人以龍笛配鼉鼓皆謂其聲相似也必欲以鼉皮爲鼓則龍笛當以龍骨爲之矣況詩人已兩

言鼓鍾不應又言鼓也説者又謂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宫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疑文王用天子之制殆非也盖辟廱之名始於文王謂其水旋如辟之形廱者澤也文王於此作樂以教國子及武王都鎬亦取此以為學之名所謂鎬京辟廱是也其後遂定為天子學之名而諸侯謂之泮宫也靈臺之名亦始於文王文王作臺以望氛祲察民俗後世有慕其名而為之者如左氏傳言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

臺杜預以為周之故臺前漢書言武帝時河間獻王對三雍宫謂辟廱靈臺明堂是也文王既追稱王其後遂定為天子之臺諸侯不敢用其名故謂之觀臺也鄭氏謂三靈辟廱皆在郊而異處蔡邕盧植潁子容謂一處而異名以孟子所言圍方七十里則四者在郊而異處理若可信彼謂一處而異名者抑何其小也至莊周謂文王有辟廱之樂說者遂指為樂名則併與虞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之書亦不之信矣其

可哉是詩四章皆賦也舊五章章四句今從文義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武王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中庸固言之而詩有繼文

繼伐二篇繼文則兼言三后謂大王王季文王皆有

文德而武王以武繼之也繼伐則專言文王謂文王

有伐崇等功而武王卒其事也言文德則非文王所

得而專言武功則非大王王季所得而與詩人之言

豈苟然哉文王既以文而受天命武王又以武而受

天命是復受命也文王之功至武王而益顯是昭先人之功也文王有德有功武王亦以德而成功與文王同其聖故序詩者於文王曰所以聖於武王曰有聖德三百篇之序惟文武二君加以聖之一字惟周公言不失其聖筆削之嚴殆出於脩春秋之手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下猶後也謂三后文德在先武王武功在後也或曰以三后在天為上而武王則在下也既曰下武維周

則指周家而言當以前說為是蓋武當為武功不當為武王也合三后武王而言之則曰世有哲王分而言之則在天而有德者為三后在京而有德足以配之者武王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武王有德以配在天之三后是周家世世有德也於世德之中作而求之皆足以配天而受命謂三后有德以配天於前武王有德以配天於後故曰永謂周

之配天甚久也三后之德信於民亦久矣武王又能繼之而民益信故曰成謂成王者之信無有不服者矣與無思不服同意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武王既能成王者之信則天下皆來取法焉所法者何以其孝也文王有為世子之孝故武王亦有善繼述之孝乃思嗣其先人且根於所性非勉强而為之也以其思之無窮故曰永以其根於所性故曰則詩

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言性所有也說者以則為法

上既言下土之式矣不應復言法也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媚順也服事也侯有三訓曰諸侯也曰維也曰美也

此當訓美一人謂文王也首章主於作配故併及三

后此章主於孝思故專言文王皆為武王而言也小

宛為後世而言故以文武為二人此詩為武王而言

故以文王為一人謂武王之孝思乃順文王之所為

應其美而順其德此孝思所以無窮足以明武王繼
嗣文王之事於天下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許猶與也繩猶繼也武迹也祜福也武王繼嗣之事
既昭明於天下此天下之人所以皆來許與武王謂
其果能繼祖先之迹為周家萬年無窮之福也福出
於天而人許之天人同心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天與福於上四方來賀於下所謂天人同心者如此四方諸侯旣皆來賀則是心悅而誠服宜其助周之心萬斯年而不替也故曰不遐有佐謂豈不遠有佐助也周末秦彊天子致胙諸侯皆賀事類而實不同蓋周以德故天福不期至而自至諸侯賀之亦懷其德也秦以力故天王不得已致胙諸侯賀之亦畏其力也此周所以世三十而諸侯不叛秦二世諸侯共起而亡之歟是詩六章皆賦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文王征伐不特崇國也此詩為武王都鎬京而作以
為繼文王豐水之舉蓋文王伐崇之後乃作邑於豐
武王伐商之後遂遷鎬京就文王征伐而言之莫大
於伐崇而武王之克商可謂因文王之聲而廣之而
文王之征伐所未及為者武王卒能之也因美作都
而推言征伐故曰繼伐也此章詩前四章言文王後
四章言武王皆曰烝哉盖烝衆也謂可為衆之君也

傳以君為能羣義亦若此后言其可繼文王有可繼之道故曰王后皇有天下之稱武王既有天下故曰皇王辟亦君也有行法治人之義故武王又曰維辟文王有聲遹尹橘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遹述也駿大也聲謂聲聞寧謂安民成謂成功皆指文王伐崇之事謂文王伐崇所以有聲聞之著者以其非出私意志在安民而已故能有成功也文王之聲聞可述而大之文王之安民可述而求之文王之

成功可述而觀之所謂文王能盡君道者如此也聲聞在外故當述而大之厥寧在志故當述而求之成功已顯故當述而觀之詩人立言誠不苟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上章既言文王有成功此章遂言文王之武功在於伐崇與作豐也詩人於文王得天得民皆謂之受命故於伐崇之功亦謂之受命也文王非特以文德顯伐崇之舉乃文王之武功可謂文武兩盡功德並隆

矣伐崇之後遂徙都豐盖非崇侯之降則豐不可作

此亦文王之盡君道也

築城伊淢況域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

哉

上章既言功成而徙都此章遂言作豐之事匹配也

棘急也案周官匠人云成間有淢淢内之地其方十

里築城既視淢之廣則作豐之邑宜亦配其淢不過

十里也文王作豐之時紂既在上不欲侈大其城邑

故以十里為制然文王此舉非急成已之欲也述追先人之志來致其子孫之孝耳此亦文王之盡君道也故曰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直角維豐之垣表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濯言光大也翰幹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天子諸侯之通稱也詩人謂文王浸以光大以作豐之都城也文王為天下所歸四方無不至矣非有都城

為之翰則不足以守其國此亦文王之盡君道也故

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璧皇王烝哉

此章言豐水東注葢謂鎬京在豐水之東豐鎬相去

二十五里爾因作鎬京而思禹功葢非禹昔能治之

使豐水東注於鎬則鎬不可為都矣作鎬乃在克商

之後葢豐之為邑僅十里爾不足為天子之都故述

文王作豐之意而作鎬謂之京師然後能受四方之

歸而行法以治之故曰皇王維辟此武王之盡君道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武王作鎬既足以受四方之歸矣及四方之人來至鎬京樂辟廱之學善教養人才於是又心悦而誠服也故曰無思不服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又曰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武王述文王作豐之舉而作鎬已足以動四方之觀聽然未若述文王

辟廱之教養更足以致四方之心服則學校之於天
下國家顧不重哉此亦武王之盡君道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此章言武王居是鎬京而安且樂盖其始謀非出於
私意先稽考於卜筮龜既出吉兆以正之武王乃築
城邑而成之所以居之而安且樂也其後幽王雖居
鎬將不能以自樂詩人嘗思而刺之此亦武王之盡
君道也

豐水有芑起武王豈不仕詒之以厥孫遯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芑嘉穀也仕猶用也詒遺也孫順也燕居也翼輔也此言武王既作辟廱於鎬京以養人材則前日文王豐水辟廱所養之材已成如嘉穀者武王豈不仕而用之言皆收用無遺也夫武王不遺豐水之材可謂孫順之謀也以是謀而詒其子孫豈不足以獲其安輔之效哉此亦武王之盡君道也詩人指稱武王盖

亦作於武王之後也是詩八章皆賦也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此章推尊后稷之功以配天故曰尊祖后稷之母姜姓嫄名炎帝之後也姜嫄之生后稷神靈甚異是天實生之以教民稼穡功及萬世故其後文王武王遂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及郊祀后稷以配天詩序與孝經之言相應信乎經聖人之手也后稷堯

所命之官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原生民如何克禋因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生民謂周人之始與民之初生同意時是也是謂姜嫄之生后稷也姜嫄始無子故精意以享祀郊禖之神以弗除無子之災見巨人之迹焉人以為上帝之足迹也姜嫄履之甚敏疾心歆慕之於是自加助養

安止其居處果即有娠甚早而不遲遂生育后稷可謂神異矣巨迹之事學者多疑之竊以為古者民未粒食民未知教自非上天降生聖賢以任其事豈常人之所能邪既曰天命則生而神靈亦豈後世所得擬議邪符瑞之説固所不取嘗以麟趾騶虞詳言之矣獨於稷契之生巨迹玄鳥之事乃聖人存於經安得舍經而不信使后稷之母無巨迹之異則是因禱而生何為是詩乃記寘之隘巷平林寒冰之實使契

之母無玄鳥之祥何為後世頌之直以為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詩為配天而作玄鳥為祀高宗而作蓋用以告天地祖宗詩人何敢誕妄將誰欺邪況后稷名曰棄契謂之玄王義有可據而生民之雅玄鳥之頌聖人之所存固不得而廢也魯頌言上帝是依正指帝武之事商頌言帝立子生商正指玄鳥之事可謂著明矣先儒有言天地之始何嘗有人則人固有化而生者蓋天地之氣生之也此論太高遠故學者

亦未遽信竊謂後世因禱而生如尼丘之類固多矣亦不可謂無人道而生當知聖賢之生出於天命故神靈異於常人而去其無人道之說庶乎通論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他達）不坼不副（孚逼）無菑（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字雖有別訓此詩人用之皆言其異也彌則過於滿矣謂常人滿十月而生后稷獨過之所以為異也先生首生也達羊子也常人首生多留難后稷之生

如羊子之易所以為異也常人生子或有坼副菑害之苦后稷之生皆無之所以為異也此天欲顯赫其神靈異於常人也上帝豈不有以安我乎豈不安我之禋祀乎何其安然生子若是其異也寧康居皆當訓安

誕寘之隘於懈巷牛羊腓符非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后稷之生有巨迹之事是以異之以為怪始置之隘

巷牛羊則動足以辟愛之又異而置之平林適值伐木之人而收之又異而置之寒冰鳥則以翼覆藉之鳥既去后稷呱呱而泣矣至是知天之所生不可棄也苟無履巨迹之事則是因禱而得子何為自疑其怪而棄之忍如此愈不近於人情矣

實覃實訏（況于）厥聲載路誕實匍（蒲）匐克岐克嶷（魚極）以就口食蓺（魚世）之荏（而甚）菽荏菽旆旆（蒲貝）禾役穟穟（遂）麻麥幪幪（莫孔）瓜瓞（田節）唪唪（布孔）

覃長也訏大也后稷為兒日漸長大其聲明暢聞於滿路其所異者實始能匍匐即岐嶷如山之峻茂始能就取口食而以種蓺為戲其荏菽謂戎菽大豆則旆旆然而垂其禾役謂禾苗成列則穟穟然而成麻麥則幪幪然而茂容瓜瓞則唪唪然而多實謂能種藝五穀異於他人匍匐時也史記謂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菽麻菽美盖本諸此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之道茀（弗）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

實苞實種實褎

實苞實種實褎徐秀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井瑩實栗即有邰他來家室

相助也茀治也黄茂者穀以黄為善也方房也苞甲也種布也褎長也發始華也秀始穟也堅者其實堅也好者其形好也穎垂末也栗不秕也異哉后稷之為穡也雖天實生之而助之成者后稷也故曰有相天之道或曰壤細則能保澤否則透風不能生人力之助賛化育之一端也夫養稂莠者害嘉穀始民未

知茀除其豐草也與之並生故穀不美后稷始以除
草為農事之先所以種之必至黄茂也既言除草矣
於是言播殖之次第房而甲者漬其種也種而長者
立其苗也華而穟則穀生矣實而好則穀成矣埀而
不秕則成而善矣此所謂黄茂也后稷之治稼穡能
相天如此故堯命之以后稷之官而封於邰周始有
家室矣史記曰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
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

利蓋本諸此

誕降嘉種維秬（巨）維秠（孚鄙）維穈（門）維芑（起）恒（古鄧下同）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壬）是負以歸肇（兆）祀

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為之下嘉穀周遂以興答曰天雖至神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也然則謂嘉種降於天古亦有是說孔氏所不信後世頼以為證也

后稷既為農師故降嘉種於民亦甚異也秬黑黍也黍有一稃二米曰秠穈赤粱也粱色之白者曰芑此四者乃穀之嘉而難成者恒徧也后稷教民播種有相之道故徧及於秬秠則既穫而棲畝徧及於穈芑則肩任而背負言其穫之多也以歸肇祀者后稷非特教民粒食嘉穀既成於是又教民以黍稷稻粱為鬱鬯為粢盛以祀其先人故曰肇祀以明后稷之前嘉種未分未必能為鬱鬯為粢盛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或揄（由）或簸（波我）或蹂（柔）釋之叟叟（所留）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都禮）以軷（蒲末）載燔（煩）載烈以興嗣歲

我祀者周家之祀也后稷既教民肇祀而於周家之祭祀則特異於民也舂者納之臼也揄者抒而出之也簸者揚其穅蹂者脫其穟淅之叟叟而有聲炊之浮浮而有氣則其治黍稷稻粱也尤為精詳后稷又謀之於衆惟之於心謂有國有家於祀之大事禮貴

其備固不止如庶民之用黍稷稻粱也於宗廟之祀則取蕭之香草合祭牲之脂爇之謂之升臭於道路之祀則取羝羊之體伏於軷上以車轢之謂之犯軷或傅之火而燔之或貫之火而烈之蓋以備薦俎凡此祭禮之縟者所謂為俎孔碩或燔或炙是也后稷肇周家之祭祀豈止用於一時哉由后稷而下與來繼往皆不敢廢是則可美也鄭氏釋周禮云行山曰軷封土為山象以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車轢之

而去

卬（五郎）盛（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許乙）于今（都但）

卬我也周公自謂也后稷雖肇祀而未及郊天之禮以非天子不可也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而歸功之言以謂我今日之祭所以實菹醢于豆實大羹于登馨香始上達上帝已安饗者以后稷有功足以配天故也胡何也亶信也我以何德之馨香信能

至是乎謂已不能至是也於是又推而言之曰自后稷之始制祭祀庶幾不獲罪於天不格於悔吝以至於今日此功豈可忘哉所謂推以配天者如此是詩八章皆賦也

行葦韋鬼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苟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

說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說疑此詩失先後之序非也竊以謂有致治者有保治者人倫正朝

廷治天下被其化庶類蕃殖此周家致治之道固自有其序也及夫累世賢君發於中者無非愛見於外者無所薄則忠厚之化薰陶感格始及於人終及於物雖牛羊之牧宜無所愛惜亦知勿踐於行葦則仁及於草木矣當是之時夫何為哉内則燕樂同姓外則尊事老成舊德之人不特養其口體而已又將乞其道德之言以為持守之計此周家保治之道豈容輕議哉曰以成其福禄者葢周家受天之福禄久矣

至是則成而無缺也此詩因行葦起興自戚戚兄弟至序賓以不侮皆親睦九族燕射之禮也自曾孫維主至以介景福皆尊事黄耇乞言之禮也或疑一詩兼睦族養老二事竊意因行睦族燕射其間與燕同姓之髙年如諸父者成王於序賓之後為禮加厚遂酌大斗以乞言於事為甚順無不可者然三王養老乞言見之禮經甚為著明或别行養老乞言之禮亦可歌此詩蓋古人樂章皆可通用如二南及六笙詩

燕禮鄉飲酒禮皆得用之是其證也說者謂勿踐行葦為牧人之仁抑不知后稷之棄牛羊自知腓字亦豈牧人使之然哉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徒端 乃禮兄弟莫遠具爾

敦聚貌謂叢生也行道閒也苞方抱擇也體方成形也泥泥柔澤也戚戚内相親也莫遠戒其無相遠也具爾猶言俱如此也詩人因見行道之葦不為牛羊

所踐履故能方苞方體生意始遂維葉泥泥形色可愛由物理以察人倫乃知人之兄弟内心相親出於天性其相聚而處如葦之同根其相依而生如葦之枝葉所以不可相遠者亦俱如此葦也國風刺平王終遠兄弟小雅刺幽王兄弟無胥遠戚戚安在哉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七

上章既言兄弟之不可相遠此章遂言陳設為燕射之禮序言九族詩止及兄弟舉其尤親者為言也與

角弓同意既陳之筵又藉之以重席既受之几又有相續侍御之人為有老者與燕故禮意有加以安之也

或獻或酢(才洛)洗爵奠斝(古雅)醓(他感)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婢支)臄(渠略)或歌或咢(五洛)

進酒於客曰獻客荅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夏曰醆商曰斝周曰爵欲酌則洗之卒飲則奠之爵斝畢陳言禮之盛也或曰儀禮飲觶

者亦曰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詩者因洗奠之别變其文耳醓肉汁也以肉為醓特有多汁故以為名醓所以擩菹禮籩豆皆偶有醓必有菹醢人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是也或燔其肉或炙其肝又有嘉殽用脾臄焉脾臓也説文曰土藏也臄函也説文曰函舌也亦以老者與燕故多用珍也或歌則比於琴瑟以弦和歌也或咢則徒擊鼓聲可咢也以見同姓之燕禮樂備舉如此

敦雕下同弓既堅四鍭侯既鈞規句舍捨矢既均序賓以賢

敦弓既句古豆既挾子協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敦弓畫弓也敦古雕字荀卿曰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何休亦曰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王者與同姓燕射故舉天子之弓言之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蓋矢名也上章言射弓矢貴於精良敦弓言材之堅四鍭言輕重之鈞舍矢既均則在位者皆射無不徧也射既徧則以中多者為賢下

章言勝故記射者用弓矢之善既句則引滿也既挾則偏釋也四鍭如樹則四矢皆中在侯如植也四矢如植則以中而不驕者為賢蓋射以觀德不專主皮射中者德也不驕者德之盛也揖遜而升下而飲不以中病不中者況有老者與燕尤以不侮為賢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如主 湯來

此二章所謂養老乞言之禮也燕與射則偏及在位

者養老乞言則專為老者而設故於燕射之後特言
曾孫維主曾孫成王也言成王行父事三老兄事五
更之禮其餘在燕者不與焉故曰曾孫維主酒醴維
醹者說文曰醹厚酒也養老之酒厚於燕也酌以大
斗者漢禮器制度注爲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
養老之器大於燕也以祈黃耇者祈求也下章皆乞
言者之辭也謂黃耇之老面若凍梨背有鮐文壽之
相也壽既如此必能有道以引我於前有德以翼我

於左右維壽考者之言可以致吉𦯀有以助我之大福也祺吉也介助也是詩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首章興也餘皆賦也

既醉大泰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下孟焉

此詩成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也賓筵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今與燕者既醉而無失德所謂既飽以德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食我以禮也所謂飽德如此君子以成德爲行醉

而無失徳幾於不為酒困即士君子之行可見也小序直謂之大平盖非天下乂安無可治之事成王之君臣安能從容燕樂如此由朝廷之晏然知天下之無事故曰大平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徳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此章言成王與羣臣燕樂禮不嫌於厚既醉人以酒矣醉而不及亂是又飽人以徳也上之所施於下者如此故下之所以報上欲其萬年助以大福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此章言君臣之施報與上章同殽俎實也將奉持也祭畢則歸俎楚茨所謂為俎孔碩或燔或炙是也國語晉獻公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賞女以爵罰女以無殽然則有酒無殽所以罰也昭明明德也欲萬年永助明德之主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叔尺

此章申言明德之美也融明之周也左氏曰明而未

融朗明之充也洪範曰高明柔克令善也俶始也臣頌君之明周徧物情故曰融充大德性故曰朗欲善其終必善其始故曰令終有俶詩人善頌之意猶未足也於是又舉公尸告嘏之辭焉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此章以下皆公尸所告之辭也籩豆之實皆潔清而新美禮之備也同與祭者相檢攝以威儀敬之至也

此言祭之日禮與敬無不足也祭之威儀若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求位永錫爾類

時是也類善也此章申言敬之見於威儀者不特與祭者為然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所謂嗣者君之嗣子也與祭者既能敬於先而嗣子舉奠於後其敬抑又甚焉孔時猶言甚是也則周家之致孝於鬼神可謂源源不竭矣宜其神永錫以善亦無已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苦本君子萬年永錫祚才路胤羊刃

壼者内也祚福也胤子孫也此章申言神錫以善凡在室家之内者均受其慶不特一時為然祝君萬年永錫此福以及子孫也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爾禄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被覆也僕屬也此章申言子孫均受其慶天之被覆以百禄不止於一時祝君萬年受天之大命僕屬而不絶矣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析也從隨也不曰士女而曰女士內外之序也不
曰子孫而曰孫子似續之遠也易家人女正位乎內
男正位乎外亦先女而後男傳有言子又生孫孫又
生子亦謂似續之非一耳此章申言天命之僕屬在
當時則析之使有辨而女士皆盡其善在後世則隨
之為無窮而孫子皆蒙其休凡公尸之告多祝頌之
辭也是詩八章下章首句必貫上章之意與文王同

皆賦也

鳧鷖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既醉鳧鷖皆祭畢燕飲之詩故皆言公尸然既醉乃詩人託公尸告嘏以禱頌鳧鷖則詩人專美公尸之燕飲君臣相與燕樂既醉無失德善頌善禱祈國祚於萬年非天下無事朝廷晏然不能也故曰太平祭祀則盡禮敬之美燕樂則無沈湎之失故公尸樂之

安然燕飲如鳧鷖之安於水以為成王當太平無事之時能持守如此則盈不至於溢成不至於虧公尸之安樂乃神祇祖考之安樂也故曰守成説者曰成之既難守亦不易又曰人皆不安神將何依得之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禄來成

鷖鳧屬蒼頡解詁曰鷖鷗也爾雅曰鷗沈鳧也郭璞曰江東呼為鷗陸璣曰水鳥之謹愿者也涇水名也

沙水旁也渚水中也潨水會也亹水絕也皆鳧鷖性所安者詩人取以協韻非有他義來燕來寧在燕而甚安也公尸既安故爾其君以見親愛之意謂酒殽潔清而馨香神將以福祿來成言無所缺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為為于為

來燕來宜在燕而甚宜也爾酒既多猶言君子有酒多且有爾殽既嘉猶言物其有矣維其嘉矣福祿來

為來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禄來下

之與思汝

來燕來處在燕而久處也湑莤也脯乾肉也來下來也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禄攸降公尸燕飲福禄來崇

在公

宗尊也來燕來宗在燕而獨尊也尊者既安則福禄

遂降矣既言來下又言攸降則福禄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亹^門^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來止熏熏謂公尸在燕熏熏而和飲之旨酒則欣欣而樂奉之燔炙則芬芬而香公尸之燕飲和樂如此則祝王無後日之艱難所謂福莫長於無禍也是詩五章皆興而賦之也

假^格下同^樂嘉成王也

假有二訓音嘏者大也音格者至也此詩繼既醉鳧鷖之後人則有士君子之行神則神祇祖考安樂爲成王者可謂樂之至矣故詩人嘉之嘉亦美之至也若訓大固亦近之說者乃音嘏似非詩意左氏嘗受經於孔子中庸乃出於孔子之孫皆以爲嘉樂蓋見聖人所删之詩其序有嘉成王之語故以爲嘉也然則詩之有序在左氏子思之前此可證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此章嘉成王既享其至樂且有顯然令善之德宜天下之民所謂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也宜在位之人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是也德之及人如此故能受天之祿也中庸以顯顯為憲憲繼之以有大德者必受命蓋以憲憲為大也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干祿百福子孫千億

上章既嘉成王能受天祿此章遂言天之命周亦舊矣而成王德日益大足以及人故天保而安之右而

助之然則成王之得天非始得之也蓋申重以命之也福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成王於至樂之時以百順而干禄其求也亦異於人之求之矣故其慶流於後子孫至千億之多言本支之盛也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起連

此章亦嘉成王也穆穆者敬而和也皇皇者美而大也宜君宜王者謂得君王之道也不愆言不敢過也不忘言不敢忽也率由者謂循舊章而行也舊章者

先王之成憲也不愆者不敢過舊章也不忘者不敢忘舊章也惟其能循舊章所以能保治為可嘉也君王猶言王后皇王說者以為成王之子孫宜為諸侯宜為天子無不穆穆皇皇遵成王之治且君王既不可分為二而詩人方美成王有流慶及子孫遽言子孫有穆穆皇皇之德遵成王之法豈理也哉成王方在位而曰舊章可乎下章率由羣匹為成王則此章率由舊章為成王明矣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此章嘉成王德盛形諸外而能不自滿也抑抑謙損也秩秩有常也匹耦也謂羣臣也羣臣之中有德可以為君之耦則非小臣矣詩人嘉成王見之於德容者抑抑而能謙見之於德言者秩秩而不變無有怨惡於人率循大臣之所輔道者而行之此所以能保至樂也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此章嘉成王雖受福無窮而能頓綱振紀以安庶位也蓋四方在外故特舉大綱而已大綱既舉故萬事之紀無不整理所謂之綱之紀則政之小大畢舉矣

燕安也成王之政小大畢舉則羣臣皆得以安其職守羣臣之中有德可以為君之友則臣主俱賢矣說者以燕為燕飲頌言燕及皇天可以為燕飲乎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佳)于位民之攸塈(許器)

此章嘉成王既能安庶位則外而百辟諸侯內而為

卿爲士皆知奉上媚順也百辟卿士之順其君豈務爲容悅哉蓋夙夜匪懈勤於其職以此奉上故天下之民皆得安土樂生故謂之攸塈也塈息也說者曰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觧于位乃民所由休息也此論足以發明詩人之意是詩本四章今從文義當作六章皆賦也公劉名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周召輔成王可謂同心以安天下者也始周公遭變陳七月之詩言公劉之治豳及成王將涖政召公又述周公七月之意作是詩以獻焉二詩皆民事也然七月止陳豳俗農桑之事足以致王業之艱難且其詩爲遭變而作而成王猶未即政不當有雅故繫之豳國風是詩所獻乃公劉厚民遷都之事周之王業由是而興而成王又將涖政矣故其詩列之大雅明周家以農事開國非政之小故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亦迺疆迺積迺倉迺裹果餱侯糧良于槖他洛于囊乃郎思輯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篤厚也康安也埸畔也疆界也積露積也倉廩藏也餱食也糧糗也小曰槖大曰囊干盾也戈戟也戚斧也揚鉞也言公劉之厚於民不敢以其居為安也蓋自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公劉不窋之孫也不敢以戎狄之居為安雖在戎狄之閒復脩后稷

之業乃治其疆埸乃聚其積倉為餱糧之備置槖囊之閒思輯祖業使之光大於是以器械自衛啓行遷于豳凡此皆以為民也然則不窋雖居戎狄非豳也其豳之近地乎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他安陟則在巘魚輦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遥鞞必頂琫必孔容刀

胥相也宣道也高山曰巘廣平曰原公劉始者來相

豳之原以為可以致庶而且繁可以順其地之宜可以道其水之勢必永無愁嘆之苦於是由原而升巘復降而在原言相視之審也舟者容刀之鞞也刀為首則鞞為下禮器彝皆有舟亦謂舟在下以載彝也維玉及瑶既為容刀之下飾故曰舟之鞞者鞘之下琫者鞘之上意鞘之上下亦飾以玉及瑶也以玉及瑶為飾佩服之貴者也公劉相民之居人見其佩服之貴謂以如是之佩服而陟巘降原甘其勞苦以厚

於民故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普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逝往也瞻視也溥廣也山脊曰岡高而且大曰京公劉徧歷百泉則無所不往矣相視廣原則無所不觀矣因升彼南岡而見高大之山謂可以爲大衆所居之野於是處處則處其居民也於是廬旅則廬其賔旅也廬則本爲豳民猶後世所謂土著也旅則遷徙

而至猶後世所謂流寓也於是施教令故曰言言於是議政事故曰語語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言言語語謂其申復不一也京大也師衆也後世始以名天子之都周之先世所謂曰嬪于京依其在京止言其大猶所謂大都大邑云爾及武王既有天下不改其舊曰王配于京曰鎬京辟廱及是始為天子之都名矣故春秋所書以王室為京師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

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食（嗣）之飲（於鴆）之君之宗之

公劉既依此京以居於是與其臣民燕飲以樂之蹌蹌濟濟則禮容已有可觀者又使之設筵授几以安其耆老則臣民咸在為可知賔既登席依几矣主人乃命宰夫造其牧所執豕於牢中以為飲酒之殽雖立國之初禮從簡質而儉樸之俗後世無有也想其上下相親不啻家人父子既食之既飲之於是正君

臣之位以統率於上於是立大宗之法以相維於下蓋古者建國必立宗疑始於此春秋魯哀公四年晉執蠻子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盡俘以歸此楚假先王之制以行其詐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息亮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丹度待洛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公劉視豳之都既廣而且長矣於是考之以日景參之以高岡相其陰陽寒暖之宜觀其水泉灌溉之利

立大國三軍之制以治兵爲徹田十一之法以儲糧既度其隰原以爲田矣又度山西之夕陽亦爲之田以見人力有餘地無遺利也豳人之居至是信無不荒治之矣周家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副丁也今言三單則是單而無副然立國之初以周官軍數言之三軍已三萬七千五百人不爲少矣凡周家軍制徹法蓋皆始於此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止基廼理爰

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古禾)澗止旅迺密芮鞫(居六)之即

此章始言斯館卒言止旅蓋以處新甿也周官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為之等說者謂新徙來者治有所求也無使征役復之也以地之媺惡為之等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與舊民同公劉於居豳舊民既已授田矣新徙至者則授之館亂絕流也遡鄉流也已授館矣於是涉渭之流取石以為厲取鐵以為

鍛為新甿備器用以理其居止之基其來者既衆而且有言不勝其多也故又左右夾其皇澗鄉流遡其過澗使之居止而所止之旅尚為稠密鞫窮也雖芮水之窮亦即而居焉皇澗過澗説者以為澗名周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説者以為汭在豳地窮汭之源不足以容新甿則豳日益大而公劉之德為民所歸周之王業方興未艾此其所以為大雅歟旅既以賔為義此詩上章言廬旅前日流寓之客户也今已

為舊民矣卒章言止旅則今日始至之客戶也故謂之新甿焉周官遺人十里有廬五十里有館皆所以待行旅此詩上章言廬卒章言館雖未有地里之異而所以待行旅之意則同也周官豈亦采先世之名而又分遠近歟周官新甿授地之法與舊民同此詩言其居止不言授地周官言其授地不言居止信乎六經相為表裏也是詩六章皆賦也

泂迥下同酌名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周公戒成王之詩多矣序不復著其人盖不勝言也
召公止作三詩然公劉言民事洞酌言奉天卷阿言
用賢王政之大固無出是三者戒之之意不其深乎
然是詩止言行潦至微可以供祭祀之用豈弟君子
可以為斯民之主初不明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而
序詩者發之盖召公之言誠非淺近序詩者得召公
進戒之深意乃能發明微旨於言外然則作詩者之
意序詩者之言皆未易以淺近論也

洞酌彼行潦老挹揖彼注兹可以餴甫饎尺云志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罍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古愛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洞逺也餴餾也濯與溉皆洗滌也行潦易得之水逺而取之貴其潔也挹而注之致其嚴也可以餴粢盛可以濯尊罍可以溉釜鬵萬物至薄而用可重禮不足而敬有餘以是而祭何為天遂親而饗之以主祭者

有道德故也道德孰見哉天之視聽蓋在乎民王者能以樂易為心視民如赤子有父母之慈愛則民歸之如水之就下且安土樂生不知帝力何有於我若是則王者之道德殆不可以名狀獨天能知之耳所謂皇天親有德饗有道蓋如此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孔子曰我祭則受福蓋得其道其是之謂乎是詩三章皆賦也

卷權下同阿名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名公進戒曰求賢足矣必曰吉士吉人何也周公作立政以告成王亦曰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葢憸利之人常近於薄吉善之士常近於厚使人主於用人之際必求吉善之士而信任之雖其天資靜重不求赫赫之名誠足以壽風俗之脉為國家之福在成王持守之時尤當知此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曲也阿大陵也飄風回風也自南長養之方也人

主能虛心屈體如卷然之阿有以容之故吉士有温厚之德如自南之風飄回而入王與之處薫炙漸染充其德性亦如南風之長養也名公以成王為豈弟蓋人主以樂易為善故也名公既指卷阿為喻遂稱成王為豈弟君子而告之曰今日來從王游來歌其事正欲矢陳其善言也其進戒之意可謂緩而不廹矣其詩首言來游來歌卒言維以遂歌與臯陶賡歌之意同也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在由

伴奐閒暇貌優游自得貌彌充也酋終也名公爾其君盖親之也謂成王游於巖廊則甚閒暇休於法宫則甚自得當是時也夫何為哉誠能使徳性日充則周家自先公積累之業必能似續而終成之不言先王而言先公盖周之王業實始於先公也

爾土宇昄章符板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

神爾主矣

昄大也章顯也成王承文武之緒土宇日大而顯其基業可謂不薄矣使德性日充則可為宗廟社稷之主矣蓋神依人者也人苟不安神將疇依故曰主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茀除舊更新之謂也純備而不駁之謂也康安也嘏福也周受天命至成王已累世可謂長矣成王有持

守之道則除舊更新之禄至成王又為甚安矣誠能
使德性日充則所享之純嘏自常久而不已也
有馮（符冰）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上二章但言德性不可不充盖戒成王以求賢自輔
也此二章遂言成王用人之效有馮有翼吉士之才
也有孝有德吉士之行也王既賴之以引其前以翼
其左右則身無過舉故樂易在上足以為天下之法

則也故曰四方為則顒卬圭璋成王德容之盛也令聞令望成王德名之美也王既頼吉士之輔翼養成其德表裏相副則樂易在上足以為四方之綱領也故曰四方為綱

鳳凰于飛翽翽呼會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附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此二章言吉士之得君也鳳凰靈物也出則為世瑞

故以喻吉士吉人也翽翽羽聲也亦集爰止謂集於所止喻吉士之安其職守也安職守者藹藹而盛則能不負王之任使皆知自盡以奉上故曰順于天子亦傅于天謂飛而戾天喻吉人之在高位也在高位者藹藹而盛則能宣布王之命令必使膏澤下於民故曰順于庶人順于天子則君心嚮之順于庶人則民心歸之吉士之仕於王朝顧不樂哉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布孔菶萋萋

七西雝雝喈喈

此章戒成王以吉士之仕於時如鳳凰之鳴必於高岡之梧桐言成王當處之得其地待之有其禮而後可也高岡顯地梧桐嘉木非有菶菶萋萋之桐安有雝雝喈喈之鳳盖山東曰朝陽亦顯地也梧桐生於此雅宜於鳳與所謂鳥則擇木之意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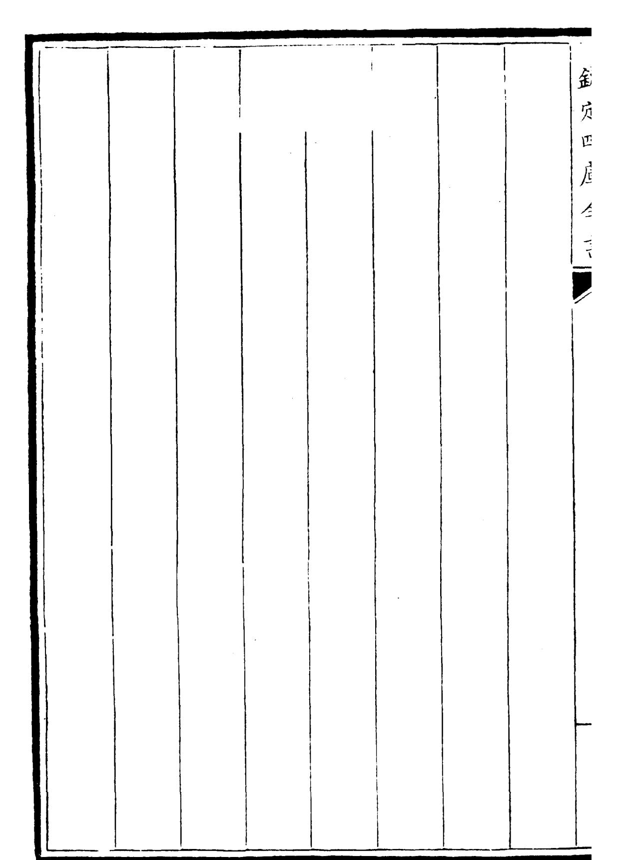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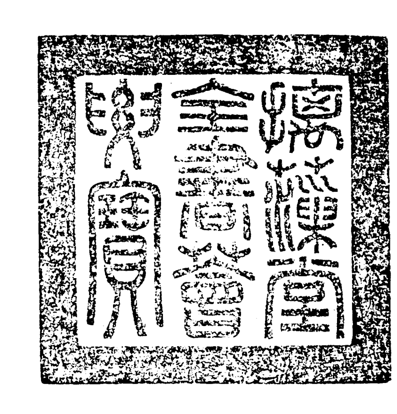
此章戒成王求賢用吉士之意不宜少觧王之車非不庶而且多王之馬非不閑而且馳何憚而不廣求吉士以此車馬錫之名公所陳之詩亦既諄復矣猶曰矢詩不多維以遂其欲歌之事而已盖其進戒之心為甚切故言雖足而意未足此其所以為賢歟是詩十章首章及七章八章九章皆比而賦之餘皆賦也

詩補傳卷二十三

謹按二十一頁前六行傳籔者揚其穅刋本穅訛

糠據說文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宋　鍇